

联合国

27.5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年

第一五九〇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590)	1
通过议程	1
赞比亚的控诉: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035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九十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吉列尔莫·塞维利亚·萨卡萨先生
(尼加拉瓜)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90)

1. 通过议程。
2. 赞比亚的控诉；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5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赞比亚的控诉：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52)

1. 主席：我已收到了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的常驻代表的来信，在这些信中他们要求被邀参加讨论这次会议议程上的项目，但无表决权。赞比亚代表的信〔S/10358〕、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代表的信〔S/10357〕、尼日利亚代表的信〔S/10359〕和南非代表的信〔S/10360〕已经分发。肯尼亚代表的信将在适当时候分发。

2. 按照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以及过去在这类问题上的惯例，我在得到安理会的同意时，将邀请赞比亚、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的代表参加我们的辩论，但无表决权。

3. 因为赞比亚代表是我名单上的第一个发言人，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也请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尼日利亚、南非和肯尼亚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即在他们要发言时，将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V.J.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座；I. 埃利纳温加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O. 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H. 马勒先生(南非)、J. 奥德罗-乔维先生(肯尼亚)在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4. 主席：我请赞比亚代表就这个项目开始辩论。

5.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主席先生，由于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文件 S/10352 中所提的关于紧急召开一次安理会会议的请求迅速得到答复，我愿首先向你，并通过你向安理会的理事国，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6. 我借此机会对你担任本月安理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表达我国代表团的真诚的高兴和满意。我曾经愉快地和你一起在安理会工作过一年，我能够很有信心地证明，你一定会把你的拉丁人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运用到本安理会上来。别的什么且不说，你还是一个和我国保持最好关系的国家的代表。我们把你看作是赞比亚和整个非洲的真正朋友，实际上还把你看作是自由、人类平等、正义与和平的一位热心倡导者。这就是为什么向你表示恰当的赞赏，会使我更加高兴。

7. 这次庄严的安理会是应我们的请求而召开来

审议赞比亚的主权、领空和领土完整受到了南非共和国法西斯白人少数政府的一系列有组织有预谋的武装力量的侵犯行为的。这是一个严重的局势，所牵涉到的就是南部非洲种族主义和法西斯白人少数政权的同一轴心，这些政权按照他们的非神圣同盟的命令，不仅一致行动，而且，也许为了策略上的原因，还轮流采取反对独立非洲国家的罪恶行动。

8.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赞比亚时间十九时三十分，南非部队乘快速汽艇和直升机非法进入卡提马木利洛，声称要追击暗藏的自由战士，因为他们猜测这些暗藏的自由战士已经通过赞比亚进入了在联合国管辖领土纳米比亚境内的卡普里维地带。南非的武装力量花了一些时间在赞比亚境内寻找这些暗藏的自由战士，并且在确实相信他们的搜索是徒劳无益之后，才丢脸地撤退到他们在卡普里维地带的军事基地。军事专家们把这种政策称为“紧追”或“抢先反攻原则”或“把战争引进敌人的领土内”等等。从一九六八年初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说，他要“狠狠地打击赞比亚，使她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知道南非的侵略意图了。

9. 一向亲沃斯特和赞成种族隔离的南非报纸引述了沃斯特先生曾对他的执政的国民党在德兰士瓦州的组织召开的一个会议上所说的话，即如果有必要，南非政府就要追击自由战士，“一直追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据报道，沃斯特先生的激动人心的宣告受到了他的清一色的白人听众的热烈掌声，这就表示他们是赞成他的侵略意图的。我得到了许多通讯社和报社发出的反映各种各样意见的新闻电讯，但我将不引用这些电讯，因为我们的控诉并不只是根据新闻报道。它是许多文件证明的真实的叙述，反映了在我们和纳米比亚的边界上一直发生着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占领军有关的悲惨事件的真实情况。世界新闻界，除了通常的少数几家例外，这两天来一直在报道，对于被认为是沃斯特对他的在德兰士瓦州的国民党会议说过的话，沃斯特先生和南非报纸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我们本来很可以利用刊登在昨天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边区每日邮报》、《海角时报》和《约翰内斯堡明星报》等报上的一些有趣社论，指责沃斯特先生的不知所云的话。但是，我们并不热衷于寻求有利

论点，我们不热衷于赢得宣传上的胜利，我们所关注的只是把我们知道的事实真相告诉安理会。

10. 我已受权明确和如实地声明，在一次为几个特邀的西方国家的大使在比勒陀利亚所举行的外交简况介绍会上，沃斯特先生明确地提到赞比亚受到南非武装力量的入侵，尽管昨天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和南非警察部长路伦斯·马勒先生予以否认。这个情报是由一个出席该简况介绍会的友好的西方国家代表转达给赞比亚政府的。鉴于这次辩论的目的，这个友好的西方国家的名字将不予以透露。她同赞比亚和比勒陀利亚政权都有外交关系。提一下这一点也就够了。

11. 南非有计划地蓄意侵犯我国的领土完整而不受惩罚，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将一张南非对我国的主权、领空和领土完整的某些粗暴侵犯行为的年表交给安理会：

(1)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一个赞比亚国民在卡普里维地带附近被南非保安部队非法逮捕。

(2) 一九七〇年一月六日，一架南非军用飞机蓄意从卡普里维地带飞越赞比亚领土上空，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3)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一架南非军用飞机从卡普里维地带的军事基地飞越赞比亚领土上空直到博马的塞谢克县，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4)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一架南非军用飞机飞越赞比亚境内的卡提马木利洛的赞比亚领土上空，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5) 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一架南非军用直升飞机飞越靠近卡普里维地带的塞谢克县周围的赞比亚领土上空，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6)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一日，一艘红色船只，载着三个南非士兵，从卡普里维地带开来，非法停靠在赞比亚的卡提马木利洛浮码头。

(7)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一个南非白人驾驶一艘红色的警察快速汽艇来到在卡提马木利洛的港口的一个地点。该地的赞比西河两岸都是赞比亚领土。

(8) 两天以后,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四日,一架有“WENELA”标记的南非飞机飞越在卡提马木利洛的赞比亚移民和海关办事处的上空,侵犯了赞比亚的领空。几分钟之后,一架南非军用飞机和一架军用直升飞机沿着边界飞行巡逻。我愿指出,“WENELA”是南非的一个招收廉价奴隶劳工去南非做工的代办处。

(9) 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七日,另有一架南非军用直升飞机盘旋在赞比亚领土内的卡提马木利洛公立学校的上空,侵犯了赞比亚的领空。

(10) 一天以后,在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一艘南非的警察快速汽艇开进赞比亚境内的在赞比西河西岸卡萨内的浮码头。

(11) 一九七〇年三月三日,一架也是属于在卡普里维地带的“WENELA”公司的南非飞机,从卡普里维地带飞越赞比亚领土,侵犯了在卡提马木利洛的赞比亚领空。

(12) 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四日,一架带着“WENELA”标记的DC-3型南非飞机,侵犯在塞谢克的赞比亚领空。这架飞机是从卡普里维军事基地起飞的。

(13) 在同一天,一九七〇年四月十四日,两个南非士兵乘一辆车号为ECZ 18的“越野”汽车,在赞比亚和卡普里维的交界处卡提马木利洛越境进入赞比亚。还是在同一天,两个携带武器的南非白人士兵乘一辆车号为G.476的“凡内特”车,在赞比亚和卡普里维边界侵犯了赞比亚领土。

(14) 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一架南非军用直升飞机飞越卡提马木利洛的移民站上空,侵犯了赞比亚领空。该飞机飞得很低,致使赞比亚的村民受到了恐吓。

(15)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三日,一架有“WENELA”标记的南非飞机,在与卡普里维地带接界的卡提马木利洛,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16) 两天以后,在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一架南非军用飞机从卡普里维地带飞越在赞比亚境内的塞谢克。

(17) 一九七〇年七月七日,一架DC-3型南非飞机飞越在赞比亚境内的卡提马木利洛的住宅区。

(18) 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六日,一架驻扎在卡普里维地带的属于南非空军的高空飞机侵犯了赞比亚领空。

(19) 一九七〇年八月八日,一架南非军用飞机两次飞越在赞比亚境内的卡提马木利洛的住宅区。

(20) 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十六时左右,两个南非士兵步行进入赞比亚的卡提马木利洛。他们访问了赞比亚国民并打听赞比亚的准军事警察部队调动的情况。他们中一人被捕法办。他的同伙设法逃跑了。

(21) 两天以后,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六日,十二个穿军装的南非士兵在塞谢克县的卡提马木利洛越境进入赞比亚。

(22) 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两个南非士兵乘一辆军用“越野”汽车在卡提马木利洛越境进入赞比亚。

(23) 在同一天,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一艘登记号为VASBYT 305034的南非军用船只,在赞比西河的赞比亚一侧靠近塞谢克处被发现。南非陆军人员后来要求领回这只船,声称他们在所谓“巡逻”期间,汽油用光了。

(24) 上面已提到,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赞比亚时间大约十九时三十分,南非陆军部队使用快速汽艇和直升飞机在卡提马木利洛处进入赞比亚,声称要追击自由战士,因为他们猜测这些自由战士已经通过赞比亚进入了卡普里维地带。

12. 这是一支占领军越过国际边境来反对赞比亚而制造的严重事件的令人非常遗憾的一览表。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小国,赞比亚所犯的唯一罪过就是:

(a) 它恰巧同国际性领土纳米比亚毗邻,这并非由于它自己的错误。这块国际性领土当前是在以比勒陀利亚为基地的一个非法的白人少数政权的统治之下;

(b) 它信奉无种族歧视的政策;

(c) 它不妥协地反对所谓同南非对话以及所谓向外看的政策;

(d) 它坚信按照大会第 1514 (XV) 号决议给予南部非洲人民和几内亚(比绍)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权利的原则;

(e) 它坚决反对白人至上论;

(f) 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忠实的会员国并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五条严格坚守它的职责。

13. 这就是问题的性质。很明显,南非正在感受到解放运动的压力,所以现在拚命地设法对赞比亚发脾气。

14. 我现在奉命毫不含糊地声明,赞比亚政府对于纳米比亚境内的纳米比亚自由战士反对南非的占领和压迫的正义斗争不承担任何责任。今天赞比亚是处在同南非以及同形成非神圣同盟的其它白人少数政权的不宣而战的状态。

15. 我们同南非由来已久的分歧的根本原因无疑就在于种族隔离。此外,我们一贯反对南非制造保护国,以及把非洲沦为它所独占的区域、由它进行政治和经济统治的政策。南非的白人一直在准备和继续准备战争,也准备用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来继续推行他们的政治方针。

16. 这个种族主义政权的军事战略至少分为两大类。第一,这个政权采取了一种军事姿势,旨在使非洲的南部原封不动地保持白人统治,而同时将这个政权的军事防御线远推到北部,从而在它周围建立一个缓冲国体系。第二,这个政权在卡普里维地带,在纳米比亚的最北端,离它自己和国际性领土纳米比亚的边界将近一千里的地方已建立了一个主要的军事基地,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在纳米比亚进行内部镇压和压迫并打击反对其罪恶政策的邻近的独立非洲国家。

17. 我们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既然担负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那么采取适当的、惩治性的和有意义的措施以结束这些很可能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侵犯行为,就是安理会推卸不了的义务。

18. 回想起在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日我通知了安理会关于南非频繁侵犯赞比亚的领空和领土完整〔第一四六四次会议,第 49 段〕。除了我已列举的侵犯行为以外,我要指出:南非一直用各种手段包括给赞

比亚国内反动的反对派提供资金来干涉我国的内政以便破坏赞比亚人民的统一。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但是,南非遭到可悲的失败之后,现在已开始进行一项反对赞比亚的直接军事行动的计划,希望这个计划能影响赞比亚政府的政策。我愿申明,我们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的立场是彻底的和毫不妥协的。

19. 我国所渴望的只是我们边界上的和平与稳定,但在种族隔离和种族的主要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同南非谈和平是不现实的。种族及其相关的问题,肤色,威胁整个非洲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全球规模的种族冲突的幽灵以及它给世界带来的后果,不能不使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感到恐怖。简要地探讨一下同南非的这场冲突的性质是必要的。

20. 在我们看来,这场冲突首先是肤色上的冲突;其次,它是一种宗教狂热的冲突,这种宗教狂热以对人性的某种错误概念为基础,变成了白种人社会内部的一种统一力量,这个白种人社会即所谓“上帝的选民”社会,他们具有只有白种人有权获得的命运。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种穷人由于占多数的黑人的竞争而产生的恐惧是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主要原因;但是从此以后它就变成了在南部非洲的白种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无情斗争。其结果就成了由恐惧而滋生恐惧、怀疑、偏见和仇恨的一个连锁反应;所以,由于加重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压迫,不可避免的种族战争就必定发生。由于盲目的成见,南非当局藐视并压制了一切道德上、法律上和科学上的论据来支持白种人优越论。因此,种族隔离是这样一种观念形态的危险的合理化,这种观念形态就其目的而论,是保护主义的,但实际上是失败主义的,而归根到底是毁灭性的。

21. 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你们在国际社会中担任举足轻重的领导职位。对我们的事务,你们必须有勇气行使不但是最高的,而且是责任重大的职权。值得行使和维护的领导权,必须是真正的、负责的,而且符合被领导的人们的利益。你们的领导如果没有更为广泛的德政,就是残暴的领导,也就有愧于人类社会。你们作为本组织的领导者一定会完全明白,成功的领导并不只是要求政治上的机敏和对棘手局势的巧妙处理,也不是要求在外交上赢得胜利和使对手遭到失败;它首先要求集合所有的道义力量、勇气、诚

实和面对真理并为了全人类的进步和幸福的献身精神来塑造和驾驶人类的航船永远沿着安全、稳定与和平的正确航道前进。今天世界是处在很微妙的存亡的紧急关头，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更需要领导具备这些品质。

22. 我们已客观地说明了我们的控诉而不带任何情绪。我国是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占领当局的侵略对象。我们希望在审议我们的控诉时，安理会会把侵略者与被侵略者区别开来。过去，安理会曾在已经交战的 国家之间采取安排停火方式的行动，而它为此受到指控是有道理的。这种状态显然很不能令人满意。我们的控诉是给安理会提供一个机会来防止必定会到来的一场种族战争。这个问题对我们是如此重要，以致我们预先拒绝接受来自安理会理事国的任何口头和无意义的支持声明。我们将根据你们最后投票时所采取的态度，来判断你们是否友好和是否信奉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23. 我们知道，为了“核实”的目的，安理会派出调查团，使后来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持安理会自己的调查团的一致调查结果的怀疑者们感到满意，这种做法已成为时兴的了。这些调查团起到有益的作用，但同时 对提出控诉的政府的诚实大有怀疑。然而，如果安理会考虑派一个访问团到赞比亚去的话，我国政府已授权我声明，赞比亚将欢迎它并给予它一切必要的帮助，但要明确以下述条件为前提，我重复说，要明确以下述条件为前提，即该访问团也应有不受禁令的约束进入纳米比亚的权利。因为除非访问团访问两个国家，即一方面访问赞比亚，另一方面也访问国际性领土纳米比亚，否则就不会出现公平的报告，因为访问团只能带着赞比亚一方的问题回来。

24. 在我结束发言时，让我十分明确地表示，我们相信，国际社会的良心的监护人安理会，会作出决定以利于保障和保证象赞比亚那样弱小的国家获得自由、独立与安全。我们到这里来不是请求恩赐，而只是要求作出公正的裁决。安理会的决定将大有助于解除本组织所面临的信任危机。我们深信这将有助于消除作出诺言和作出成绩之间的很大差距。

25.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所说的关于我的热

诚的话。我认为这些话表达了一种礼貌，而高尚的赞比亚人民以及深受我们大家崇敬的、尊贵的赞比亚代表，就非常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礼貌。

26. 我想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一封一九七一年十月七日由四十四 个非洲国家代表署名的信，支持赞比亚对召开这次同赞比亚在文件 S/10352 中所提出的控诉有关的会议 的请求。这封信将及时分发。

27. 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外交部长。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8. **埃利纳温加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对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给我们这个机会就这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表示感谢。

29. 赞比亚大使在我之前，已经对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该国的侵略，作了很有说服力的详细报告。我在这里一开始就要明白指出，我国政府认为对赞比亚这种卑怯的进攻和挑衅，不仅是对那个姊妹共和国的进攻，而且是对我国和整个非洲大陆的进攻。因此，赞比亚的控诉就是坦桑尼亚的控诉，而且首先也是非洲的控诉。

30. 一个非洲国家向安理会控诉，这并不是第一次；非洲呼吁安理会履行联合国宪章所授予它的职责，也不是第一次。的确，安理会正在开会审议南非最近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它也已经收到了赴几内亚共和国特派团^①和赴塞内加尔特派团^②所作的关于葡萄牙侵略这两个非洲姊妹共和国的报告。此外，安理会还须审议南非少数人政权对纳米比亚的非法侵占。

31. 赞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他致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52]中，已经通知安理会，南非武装力量多次侵犯该国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赞比亚代表在他刚才的发言中，已经进一步详尽地阐述了该国的安全和独立所遭受的这种严重威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和里斯本殖民当局为了反对赞比亚共和国和非洲各独立国家，尤其是反对那些同殖民统治下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领土比邻的国家，制订了一个筹划周密、协调

^①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年，特别补编 4》。

^②同上，《特别补编 3》。

一致的计划；很清楚，这些侵犯就是按照这个计划进行的。在这方面，安理会不能不注意这个事实：对非洲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骚扰、挑衅和严重威胁，现在已成为比勒陀利亚和里斯本当局的通常行径。

32. 这些法西斯政权天天对赞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人民共和国、几内亚、塞内加尔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发最后通牒。大约一年以前，沃斯特先生特别对赞比亚共和国所进行的蛮横威胁一定曾使国际社会感到惊恐。

33. 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最近对赞比亚领土的武装入侵，证明了他们已经把对这个姊妹国家侵略的和战争的威胁变为行动。沃斯特先生的少数人政权竟然藐视联合国宪章奉为神圣的原则，即关于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确实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对国际社会来说，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毕竟不能期望一个剥夺了本国大多数人的天性、使他们遭受无限痛苦和有组织的镇压的政权能够遵守国际的准则和道德。实际情况是，这个比勒陀利亚政权是在经常违反联合国所主张的宗旨和原则的勾当中兴旺起来的惯犯，并以此而获得了盛名。我们一向了解，沃斯特先生的政权同我们联合国宪章是背道而驰的。

34. 南非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本质表现在：全面而大量地侵犯在南非本国的非白人的天性和基本自由，非法侵占纳米比亚并把种族隔离制度移植到这块国际性领土上，以及在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活动的南非武装力量对这两块领土的人民的侵略。在分析这个制度的本质时，可以看出：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只是上述这个连续过程中的一部分。很清楚，这个过程使国际社会，尤其使安理会，面临一种严重的挑战。现在如不采取迅速行动，只能使对抗更加尖锐，不但会对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且确实会对国际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因为，不要低估目前那些生活在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的魔掌下的人民，为争取自身解放、自决和人类尊严所下的决心和坚定的保证。不要误解自由非洲在警惕地保卫它的自由和独立，并毫无保留地支持那些仍然呻吟在非人道的压迫和剥削下的兄弟们的正义事业方面所下的决心。沃斯特先生及其同伙能够进攻赞比亚，他们的保安部队确实已经这样做了。可是，如果以为这种进攻能够破坏

赞比亚人民保卫自由和独立的钢铁意志，那就是极端的荒唐和自欺。

35. 赞比亚象坦桑尼亚一样，也确象许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尽管不是强国，尽管我们的资源可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一种丰富的东西，那就是我们对自由和独立的无限热爱，以及我们认为自由是不可分割的信念。重要的是那些梦想和幻想在非洲大陆再开拓殖民地的人，应该深思这个基本真理。非洲要保卫它的荣誉和自由，我们要在南部非洲承担义务，来支持我们的苦难兄弟的斗争，一直到最后胜利。

36. 对赞比亚的进攻就是对非洲的荣誉和尊严的挑战。无须说，非洲大陆对赞比亚人民和政府的明确支持和团结一致，将有毫不含糊的具体表现。可是，问题是：世界人民为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把希望寄托于安理会，而安理会的责任是什么呢？

37. 在我前面的发言中，已提到对抗正在尖锐化。这个局势既是危险的，又是爆炸性的。对南部非洲的严重问题，我们提请安理会和大会予以注意，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杰出的各非洲国家元首一再警告，这种局势如不立即予以制止，重大的战火就会迫在眉睫。对那些真正的实际的关心作出了什么反应呢？我们看到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即非洲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权的同伙和支持者所表现的实质上是无动于衷的态度。

38. 那些主要大国不但不履行它们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负的责任，而且由于它们正是同那些镇压和侵略别人的政权实行恶毒的亲善政策，并且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和外交上积极支持这些政权，所以它们在不小的程度上加剧了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它们不但伤人还要侮辱人。对于非洲人对我们大陆遭受严重威胁所表示的沉重关心，它们至多也不过把它说成是危言耸听。

39. 让南非保安部队对赞比亚国土所进行的卑鄙而懦怯的侵犯行为启发一下那些对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安然自得的人们。让它激发那些仍在怀疑南非侵略阴谋的人们的良心。但是，这种局势应首先使安理会有一个适当机会来重新检查它对南部非洲的态度。

40. 因此,当安理会采取适当措施有效地打败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所提出的挑战时,它还应当开始非常严肃地考虑最有效的途径,以消除目前在我们大陆这一部分显得很突出的大屠杀的阴影。现在,时间不再允许我们采取敷衍塞责的措施,也不再允许我们去做出正是那些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主要责任的理事国要加以违反的含糊不明的决议。

41. 我们在这里愿意再一次庄严地呼吁南非的同伙们和里斯本的殖民当局停止支援和煽动侵略者的方向错误的政策。我们敦促他们去选择自由和人类同情,不要合伙去奴役非洲人民。我们敦促他们把道义原则放在考虑短期政策的利益之前。我们敦促他们站在正义一边。

42. 我们的庄严呼吁是特别对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这三个西方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出的,因为它们具有作为比勒陀利亚和里斯本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的不值得羡慕的特权,它们对这两个政权不断地给予经济和其他援助,这样毫无疑问地使沃斯特先生和卡埃塔诺先生不仅能够对南非、纳米比亚、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被征服的非洲人民进行有力的残酷镇压和压迫,而且能够放肆地进行这样的大胆和危险的勾当,如对塞内加尔共和国的赤裸裸的侵略,以及最近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

43. 我国政府愿趁此时机强烈表示我国对向上述那些政权继续提供武器一事的严重关注。我们曾一再指出,向南非出售武器,不仅违反安理会通过的武器禁运决议〔第282(1970)号〕,而且首先是对种族隔离政权的直接援助,使它能在国内完善其压迫和镇压的机构,并在国外侵略非洲的独立国家。安理会不是不知道那些想逃避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的人们企图使继续向南非出售武器合法化而精心炮制的辩解。

44. 关于对内镇压的武器和对外侵略的武器截然不同这个错误概念,安理会是十分了解的,我无须进一步阐述。我们一贯主张,对南非出售武器,就是增加它侵略本国人民并侵略非洲独立国家的能量,象它这次侵略赞比亚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确实需要证明的话,对赞比亚的进攻就很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的看法。在进攻赞比亚的事件发生之后,继续武装南非,

并接着宣称对非洲人友好,这是对逻辑和理性最无情的嘲弄。

45. 当前南非统治集团是一群铤而走险的人。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是由于他们不能完全粉碎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被压迫人民日益增长的抵抗浪潮。因为没有有一个政权,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阻止人民追求自由,不管它是如何强大或残酷。南非当局多年来有计划地残酷镇压人民,现在正开始自食其果。纳米比亚人民正在稳步而坚定地起来响应当前时代的要求。各种肤色的南非人民,黑人和白人,都在反抗这个政权。举例来说,看一看目前南非当局拼命迫害教会领导人的情况吧,约翰内斯堡的英国教长所受的审讯就是一个证据。

46. 这样看来,这个问题是在纳米比亚境内以及南非本国境内。这场斗争的两方是: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和南非被压迫的非洲人为一方,而比勒陀利亚的法西斯政权为另一方。南非政权为了转移人们对南非本国和它所非法强占的国际管辖领土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注意力,正在寻求假定的外部敌人。目前,赞比亚看来符合它的目标,因此,它就入侵赞比亚领土。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铤而走险的人要做铤而走险的事,沃斯特先生及其同伙不应视为例外。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对最近进攻赞比亚表示严重关注,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如果安理会不去谴责南非当局最近的侵略行径,不采取适当措施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那么,安理会就将在世界舆论面前丧失联合国宪章所赋予它的职责。

47. 安理会必须就南非用以入侵赞比亚领土的基地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因为大家都知道,进攻赞比亚的南非武装力量来自纳米比亚,而纳米比亚是南非不顾安理会和大会的决议而强行留驻的国际性领土。

48. 这样看来,安理会面临一种清楚的局势,即一种双重的罪行:南非少数人政权继续非法占领一块国际性领土,以及利用这块领土侵犯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我国代表团希望,当安理会根据国际法院关于南非留驻纳米比亚的非法性的咨询意

见③结束对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审议时，要对目前南非种族主义篡夺者利用这块国际性领土的危险手段加以适当考虑，并采取果断措施结束这种占领，从而排除把这块领土用于侵略阴谋的可能性。

49. 为了消灭非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消灭非洲的葡萄牙殖民地和葡萄牙的侵略战争，也迫切需要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这种措施将能使非洲的国家和人民生活和他们传统的和平与兄弟般的和睦之中。

50. 人们不能不看到，南非选择了安理会正在讨论它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这个时刻，利用这块领土来对赞比亚进行侵略的阴谋。对于安理会的藐视，没有比这表现得更清楚的了。在国际社会上，这样的狂妄傲慢是很罕见的。

51. 赞比亚共和国是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最近的罪恶活动的受害者，国际社会应给它以支援并同它团结一致，它尤其应受到我们的钦佩和感激。这是因为赞比亚的人民和政府忠实地遵守庄严的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决定和决议。赞比亚不但维护它的独立和民族尊严，而且坚定地反对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非人道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都已毫不含糊地宣称反对的。

52. 在这个过程中，赞比亚不得不做出巨大牺牲；它得不断地抗拒殖民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所进行的公开恐吓、政治和经济讹诈、甚至直接侵略的政策。它不得不坚持抗拒。非洲所寻求的解放的途径是通过自由而不是奴役，通过斗争而不是姑息，通过原则而不是投降；在这方面，赞比亚的确不得不比任何其他非洲国家承受更重大的负担。

53. 在本安理会上，坦桑尼亚对赞比亚人民和政府致以敬意。在这次崇高的集会上，我们重申：我国坚决地、不动摇地支持赞比亚兄弟并同他们团结一致。我们敦促安理会：只要安理会承认赞比亚是忠诚地服务于联合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那么它最低限度能做到的，就是要求这个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受到充分而认真的尊重。

③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16页。

54.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就程序问题发言，现在请他发言。

55.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我想提请你注意这个事实：你提到了一封由四十四个非洲国家签署的支持赞比亚控诉的信。这封信至今尚未分发，但我想指出，其中除我国外，还有五个签字国都不是非洲国家。我愿说清楚这一点。

56. **主席：**秘书处通知我，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所提到的信，现在正在分发。

57. 名单上下一个发言的是南非外交部长。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58. **马勒先生**(南非)：主席先生，我很感谢你和安理会理事国给我参加这个辩论的机会。我只想谈谈赞比亚控诉的是非曲直，而不理那些毫不相干的、纯属政治性的对我国的攻击。

59. 赞比亚代表宣称，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星期二，南非武装力量非法进入赞比亚领土。那一天和前一天，在卡普里维地带确实发生了事件。基本事实如下：

60. 十月四日，南非警察部队的人员正在卡普里维东部和赞比亚之间靠近边界的地方巡逻的时候，他们的车辆被一颗地雷炸毁了。车上人员有四人受了重伤。第二天，警察部队其他人员去调查这个事件时，另一颗地雷爆炸了，炸死一个有关的警官。

61. 发现四个人的足迹是从赞比亚边界走向地雷的所在地，又向赞比亚边界的方向走回去。

62. 我国总理过去一再公开发出警告，南非政府将不会容忍越过共和国边界或西南非洲边界，来对我国人民或西南非洲人民进行袭击。他已指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允许敌对的人员或军队来袭击它的领土或它所统治的领土，而不受惩罚。

63. 南非总理声明，因此，我们要采取步骤来追捕罪犯，如果追捕者遭受袭击，就要进行自卫。

64. 我受权通知安理会，南非警察部队实际上并没有在那次事件中越过赞比亚边界。他们是顺着那四个人留下的足迹一直走到卡普里维地带的领域内足迹消失的地方，然后回到他们的岗位。因此，在任何时

候，都没有任何侵犯赞比亚边界的行为。南非负责的部长昨天下午对此事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内容如下：

“关于某些报告所说边界警卫人员仍在追捕恐怖分子一事，我愿明确声明，所有警察人员现在都在他们的基地，并执行着他们的正常勤务。

“在地雷爆炸以后，南非警察自然要进行追查活动；但在此过程中他们并没有进入任何外国领土。”

因此，我必须断然拒绝赞比亚代表的辩解。他没有提出什么证据来支持他的辩解。他为了试图证实他的辩解，曾提到某些南非报纸的报道。我国总理已公开声明，那些登在政府和反对派的报纸上的报道，对他所说的话都作了无根据的或未经核准的解释。因此，这些报道同他的辩解是不相干的，后来在该负责的部长断然否认了赞比亚边境受到侵犯的情况下，尤其是如此。

65. 赞比亚代表还提到过去发生的事件。未经许可越过边界和非法侵入领空的事例，在卡普里维东部边境的赞比亚领域内确实发生过，但双方都有责任，而不只是南非有责任。这些越界事件是无意的，因为赞比亚和卡普里维地带之间作为边界线的河流是曲折的，而且事实上边界线不一定都在中流。至于飞机的问题，由于风向的原因，飞机在正常的起飞和着陆的过程中，不得不越过边界。事实上，从塞谢克向卡普里维的方向起飞的赞比亚飞机经常发生这种情况。

66. 我不妨提一下，赞比亚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和一九七〇年五月五日致南非政府的照会中，控诉南非侵犯赞比亚领空八次。另一方面，在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和一九七一年七月之间，赞比亚侵犯西南非洲领空不少于十二次：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四、七、十三、十六、二十二和三十一日，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一日，一九七〇年二月五日，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67. 尽管赞比亚方面有这一切未经许可的越界行为，南非当局仍然允许赞比亚人不必携带护照，自由越过卡普里维边界，到边界的西南非洲这一边去就医治病。

68. 从我上面所说的看来，就很清楚，赞比亚政府的控诉完全没有根据，而且的确是轻率的。

69. 可是发生过其他事件，其性质是更为严重的，其中包括对西南非洲的领土完整的故意侵犯。我指的是武装匪帮越过边界从赞比亚渗透进卡普里维。他们越过边界是为了造成死亡和破坏。今天的控诉正好包括这样的一次武装袭击。单在今年内，地雷爆炸就有五次：五月二十二日一次，十月四日一次，十月五日发生爆炸二次，以及十月七日一次。

70. 这些袭击的责任应该归咎于谁呢？我可以告诉安理会各理事国，这些武装匪帮的军事活动是来自设在赞比亚的营房的，他们躲避在赞比亚土地上，并在那里得到了掩避所，他们获得赞比亚政府的支持。这样，问题的答案就清楚了。

71. 在赞比亚有这类营房若干所，其中有几所在卡普里维边境的攻击距离之内。我们已经要求赞比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阻止从赞比亚发动的对西南非洲的武装侵犯。但是，各理事国可以看到，赞比亚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反应。那么，我国总理觉得有必要来发表他前几天所作的声明。这难道有什么奇怪吗？

72. 南非政府的政策是避免边境事件和对邻国领空的侵犯。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我国会采取一切合理的预防措施，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但是我在本安理会上必须说清楚，如果有恐怖分子入侵，我们是不会妥协的。我们有责任保护南非和西南非洲的居民，以免受恐怖主义活动之害，我们还要尽一切力量，来阻止这种犯罪活动，或逮捕这种罪犯。

73. 辛巴纳尼耶先生(布隆迪)：在发生了一系列袭击无辜的独立国家事件之后，现在又出现了由于比勒陀利亚军队最近侵犯赞比亚共和国国家主权而造成的局势。这一不幸事件的严重性，非洲人民的积极团结，布隆迪共和国和赞比亚共和国之间一向的诚挚关系以及我国常驻代表特伦斯大使曾两次当选担任主席的纳米比亚特设小组委员会所担负的任务，所有这些因素使我们感到有必要以后在大会上作一次发言，以便集中讨论南非所挑起的紧急辩论。

74. 正当安全理事会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时候，沃斯特先生对一个和平国家赞比亚的威胁，表明他对

联合国和它的机构的极端蔑视。更为恶劣的是，他所控制的那个政权本身表明了它顽固不化，决意要践踏联合国宪章的原则，特别是第二条的原则。因此，毫无疑问，种族隔离的倡导者已下定决心要在火上加油。尽管所有联合国的机构，自大会到国际法院一直到安全理事会，都一致谴责它对南非和纳米比亚的非白种居民的不人道行为和吞并那块国际性领土的企图，比勒陀利亚却一味不断地发展它的扩张野心。这样，这个种族主义政府狂妄自大、厚颜无耻的膨胀终于导致它向我们大陆上的主权国家逞凶肆虐。

75. 由于它悍然拒绝遵守国际义务以及安全理事会责令它撤离国际性领土的决定和决议，这个政权已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包括它的敌友两方面的谴责。尽管如此，它却决心要使当前的局势更为暗淡。此外，它还使用拖延策略以图阻挠审议纳米比亚问题的进行。沃斯特先生被军事力量冲昏了头脑，竟敢侵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比勒陀利亚政府，胡言乱语，捏造并宣称这一次使警察一人死亡其他数人受伤的爆炸事件是隐藏在赞比亚的纳米比亚人所制造的。这不过是它的吞并主义野心的又一个借口罢了。

76. 纳米比亚人，无论是难民或者是自由战士，完全有权恢复他们被外国占领者所剥夺的人权、财产和尊严。纳米比亚本国的解放战士并不是完全从国外来进行活动的。尽管南非在他们的国家内施行专制统治，这些保卫人类尊严的英勇战士仍然成功地在国际性领土本身范围以内进行解放斗争。只要对纳米比亚的蛮横和非法的军事占领继续存在，那里的公民，由于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受到侵犯，必将继续并愈来愈激烈地反抗这个占领国。这种合法的抗争无论如何不能归咎于赞比亚。

77. 毫无疑问，比勒陀利亚政府对于独立运动的领袖们一致的步调，愈来愈感到惊惶失措，它急于要寻找一个替罪羊来发泄它的怒气，从而掩饰它无力压服争取国家主权的人民，而它的无能为力是很明显的。

78. 南非虽然武装到了牙齿，用导弹向独立的非洲国家示威，但仍不能消灭解放运动；它怎么竟敢对赞比亚施加惩罚呢？赞比亚并没有理由充当比勒陀利亚掩体去抵御那些正在进行民族主义斗争的人。

79. 以前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曾经几次审理过类似的南非进行侵略的事件。今天当我们对于安理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各项决议的实施即将达成协议的时候，南非却蓄意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不能不对南非侵略一个独立国家——即代表着非洲和国际社会的光荣的赞比亚——所造成的新的局势进行审查。

80. 南非再一次把我们这个组织推到绝境。我们一定要紧密团结起来，使人民从种族隔离区域中解放出来。我们必须捍卫千百万人曾为之牺牲生命的崇高原则：自由、解放和正义。我们也不能忘记，当热爱自由的人们奋起反抗纳粹主义的时候，在战场上并肩作战而牺牲的白种人和非白种人是同样得到光荣的称号的。我们今天必须同过去一样地团结在一起。

81. **主席：**我想回到几分钟以前叙利亚代表所作的发言，并告知安理会，那封信的签字国，除了非洲国家以外，还包括以下六个国家：巴巴多斯、圭亚那、马来西亚、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斯拉夫以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该信的文本将尽速分发。我想这就解答了我们的叙利亚同事所提的问题。

82.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是的，主席先生，谢谢你。

83. **主席：**按照名单，下一个发言人是肯尼亚代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84. **奥德罗·乔维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我愿趁此机会，代表肯尼亚共和国，感谢你 and 安理会的理事国允许我参加这个庄严的安理会讨论当前的议题，即：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在你的领导之下，本着你和你的国家借以闻名的公正、客观和无私的精神和传统，我相信你，作为一个象我们一样的小国的代表，一定会以应有的严肃态度来处理这一侵略事件。我国代表团预期安理会，作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捍卫者，将充分协助你进行这项工作。

85. 虽然这一次安理会会议是应赞比亚共和国代表的请求，讨论南非侵略的问题，但是肯尼亚把对任何非洲国家的侵略看作是对它自己国土的侵略一样。

86. 在一九七一年十月五日星期四，南非种族

主义政权完全不受惩罚地非法越境侵入赞比亚领土；明天它也许想对另一个非洲国家干同样的事。这就是为什么肯尼亚对这种行为抱如此强烈的反感和为什么要在这一发言谴责这种可耻的罪行，并请求安全理事会对南非政权采取严厉的措施。

87. 赞比亚代表已经告知安理会，沃斯特先生的种族主义政权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完整已经不下二十四次。这显然是一种罪恶的挑衅。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侵略事件，是完全无视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中的原则和国际法律的行为，而南非是声称拥护这些原则和法律的。

88. 鉴于安理会某些理事国所持的亲南非立场，肯尼亚认为，毫无疑问，它们对于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留驻和对非洲人民的人格、人道和独立的继续蔑视应当分担责任。人们必须依据这种情况来认识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事件。

89. 根据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第2145(XXI)号决议，大会终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此后，纳米比亚归联合国直接负责管理。因此，正如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中所重申的^④，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无效的，是对联合国权威的公然侮辱。因此，必须注意到，正是这种非法占领的情况，才引起这一次看来是意料之中的，对一个热爱和平的联合国会员国，即我们的姊妹共和国赞比亚的侵略行为。

90. 因此，肯尼亚很担心，某些大国，其中有的是安理会的理事国，以及那些过去充当帝国主义和使非洲殖民地化的先锋的国家对南非的继续支持，将构成对非洲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的直接威胁。可能某种使非洲重新殖民地化的阴谋活动已在进行中。现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应该负起责任来，站稳立场，维护南部非洲、赞比亚、纳米比亚以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人民的权利和尊严。安理会只要对南非的法西斯政权采取坚决行动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91. 安理会由于它面临有关侵略的争论和问题时表现软弱无能，正在危险地助长某种邪说和恶势力。这种邪说和恶势力很可能使全世界陷入混乱和流血残杀之中。

^④ 同上。

92. 就在最近，安理会审理了一项赤裸裸的侵略事件，这就是，葡萄牙对非洲国家几内亚和塞内加尔的侵略。

93. 显然，葡萄牙-罗得西亚-南非轴心已对我们兄弟国家的尊严构成了严重威胁；它已构成对非洲的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而且，它确实已威胁到本组织自身的存在。因此，联合国必须通过安理会对南非政权采取果断行动，立即终止其侵略行为。

94. 安理会和国际社会对南非法西斯政权的罪恶活动已充分了解，无须再加以阐述。但南非政权至今继续得到安理会某些理事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很有理由把这解释为同意它的行动，并将对安理会的无所作为表示轻蔑，把它视为其继续侵略的许可证。

95. 让安理会和全世界都知道，在这里和其他国际讲坛已经多次发出警告，指出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不仅是对非洲而且是对全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在南非种族主义者当前使用的武力面前，南非的非洲人看来似乎无能为力，但是无论南非或者任何其他武装力量，决不能阻挡我们人民奔腾前进争取独立的浪潮。我们的人民将继续前进，争取尊严和民族自决。让南非种族主义者记住阿尔及利亚和肯尼亚的教训。想到南非的非洲人要经过多少年的压迫，还可能经过血腥屠杀之后，才能挣脱罪恶专制的锁链，我国代表团感到痛苦万分。

96. 我愿引用我国外交部长上星期在大会发言中所说的话：

“……我们看到英法两国违反联合国的立场，对南非的军火交易迅速增长，感到非常震惊，难以置信。这种交易意味着西方主要的民主国家对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我们认为任何在军事上支持南非的行动就是要扼杀非洲人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构成对非洲安全的威胁。这种军火必然要用来对国内进行镇压和对北方的独立自由的国家进行侵略。”^⑤

^⑤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六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九四九次会议，第23段。

97. 我们外交部长的话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这并不是由于我们有水晶球占卜术的本事，只是因为种族隔离政权的狂妄自大，对黑人的侵略本性以及某些西方大国对它的继续支持，必然要造成这样的局势。

98. 我国政府要求安理会采取下列措施：

(a) 以尽可能强烈的措词谴责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对爱好和平的赞比亚人民所犯的侵略罪行；

(b) 要求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对其侵略罪行通过安理会明确地向赞比亚表示道歉；

(c) 要求南非作出严肃的、无保留的保证：今后一定严格尊重我们的姊妹共和国赞比亚以及所有其他南部非洲的非洲人独立自主的国家的领土完整。

99. 主席：我十分感谢肯尼亚代表对我表示的好意。

100. 按照名单，下一个发言人是尼日利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01. 阿里克波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允许我参加这一次辩论。你迅速受理这一项控诉并安排辩论，再一次表明你致力于保卫世界和平和保护少数民族。我趁此机会对你表示特别感谢。

102. 我感到迫切需要在你主持会议期间再一次发言，即本星期内的第二次发言。上星期我荣幸地发言〔第一五八七次会议〕时，谈的是关于南非拒绝撤离纳米比亚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着这同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一个方面，即南非已经从纳米比亚的领土公然对一个主权国家，赞比亚共和国的领土进行侵略。仅在几分钟以前，南非外交部长马勒先生证实了南非的政府报纸和反对派报纸所登载的报道，这些报道说，南非总理已经宣布，他已命令他的武装部队进入赞比亚领土，据称是为了追缉在卡普里维地带进行活动的纳米比亚自由战士。他接着说，如果追缉人员在赞比亚境内受到袭击，他们要进行自卫；还说，如有必要，南非士兵将一直深入到首都卢萨卡。

103. 马勒先生的确表示这项声明是有的，虽然他说他们的政府报纸和反对派报纸对这一声明所作的解释是不负责任的。当然，这是他非常典型的作风，

即当报纸上说的话于他的政府有利时，就加以赞扬；当报纸上说了真话时，则予以谴责。但是在庄严的安理会面前，马勒先生已经证实了，他的政府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当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在它比邻的非洲人领土上避难时，他的政府就要将纳米比亚内部的战争带到这块比邻的非洲人领土上去。

104. 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该项声明只是在两天以前才发表的，而声明者，在过去九个月中一直忙于劝说他的朋友，劝说非洲人，劝说全世界，要他们相信，他对他的独立的非洲人邻邦没有侵略意图；也就是他，宣称他尊重所有独立的非洲国家的主权，唯一的愿望就是和它们进行对话。

105. 南非当局没有什么证据，马勒先生也提不出什么证据，表明赞比亚同凶险残暴的南非政府的受害者埋设地雷一事有什么相干。南非当局在过去七天中一直竭力设法使安理会相信，南非政府是进步的，是无私地为纳米比亚土著人民谋利益的。

106. 被剥夺权利的、但是英勇无畏的纳米比亚民族主义人民埋设几个地雷这件小事，却被南非政府用来作为借口，对赞比亚的平民进行恐吓，希望这样可以迫使赞比亚及其他独立非洲国家政府对其以西方文明的名义对纳米比亚土著人民所施加的暴行，熟视无睹、不予过问。

107. 马勒先生声称，这一事件同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无关。恰恰相反，我认为事实上它正说明了整个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大会和安理会已经反复宣告：南非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否认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是道义上的错误。因此，即使说它的非洲邻国赞比亚的政府让制造这一事件的民族主义者避难，难道因为它做了联合国说是正义的事，就应该受到恐吓吗？我认为这一事件同安理会关于当前纳米比亚问题的决定是最密切相关的。

108. 我们这些深切关心南部非洲问题的人已经反复强调，南非政府和那一部分大陆上其他少数人政权的继续公开蔑视的态度给国际和平和安全带来的危险。我们已经一再强调，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必须防微杜渐，采取措施，以免在我们大陆的那一部分地方出现一种可能爆发一场全面的血腥残杀的局势。

我们已经反复强调南非和它的被保护者对那个地区的非洲独立国家所形成的威胁。可是，安理会那些对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理事国对此又有什么反应呢？

109. 我们刚才听到有人说南部非洲的局势事实上并未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我们听到有人说安理会没有必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有关条款采取直接的、积极的行动。由于安理会中强有力的理事国的这种论调，南非就愈来愈胆大妄为，种族隔离政权也就敢于肆无忌惮地对一个联合国会员国的领土完整进行公开的侵略。我不能相信纵容罪恶是保证和平的最有效的办法。今天非洲黑人国家的军事力量可能是薄弱的，但是人们不应把这种情况看作是一成不变的。总有一天非洲黑人国家会进行回击，到那时候，全世界就无法逃避这种还击的影响了。

110. 南非部队对赞比亚共和国的侵略再一次提出了安理会有权回答的几个问题。首先，正当安理会尚在考虑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的时候，这个侵略事件使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卡普里维地带并不是南非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南非也没有这样说过；它是纳米比亚的一部分。如果南非没有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那就不会发生卡普里维地雷爆炸，炸死一个南非军官和炸伤四个南非警察的事件了。

111. 可是，既然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而安理会中那些以法律术语为掩护以图逃避责任的强大理事国还予以默许，那么显然纳米比亚人民为了获得自由，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别的办法。南非应该懂得，尽管它施行不人道的政策和一切镇压手段，它决不能完全扼杀人类对自由的渴望；它还应该懂得，只要存在着这样的局势，纳米比亚人民就要继续采取这种积极的方式来表明他们正处于种族隔离政权的非法统治之下。我可以说，只要那个大陆上还存在着一个爱国的非洲人，南非就永远得不到安宁，直到被践踏、被侮辱的人民都从它的魔掌中解放出来。安全理事会负有促进全世界和平的责任，不仅是白人的半个世界而是全世界——我重复说，全世界。它有责任制止当前南非政权的暴行。

112. 我以前已说过，南非对赞比亚的侵略引起

了关于中部和东部非洲独立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由于南非得到某些西方大国财政上和军事上的支持，它已经给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造成严重和直接的军事威胁，因为这些国家不能将它们在国内外实行的保障个人自由的政策同在国外对镇压的支持互相调和起来。因此，如果安理会不认真担负起它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的责任，南非按照它现在的政策可能会挑起一场灾难性的全球种族战争。

113. 我们的姊妹共和国赞比亚，自从获得独立并成为本组织的会员国以来，已经表现出它对于联合国所有理想的忠诚。它的受人尊敬的领袖肯尼思·卡翁达总统是受到普遍称颂的一个人道主义者和忠于和平、自由和正义事业的人。他在南非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是严格依据联合国宪章的条款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这个宣言曾为大会所重申〔第2649(XXV)号决议〕。因此，如果种族隔离政权象现在这样因为爱好和平的赞比亚国家支持了纳米比亚人而对它进行威胁，那么事实上它就是对奠定本组织基础的最珍贵的原则公开宣战。安理会必须正视的事实就是：在南部非洲以及几内亚(比绍)，庄严载入联合国宪章的人类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遭到了连续的公开否认。

114.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几个月中，牢牢霸占着非洲领土的殖民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公开侵略事件经常发生。我们都是葡萄牙公开侵略几内亚共和国事件的活的见证人。安全理事会根据几个理事国的目击的情况报告得到的结论是，葡萄牙曾经侵入几内亚，在几内亚人民英勇抗战赶走侵略者之前造成了大量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仅在上星期，安理会又收到一份关于葡萄牙侵略塞内加尔共和国的报告。今天安理会又收到了赞比亚大使递交的南非侵略赞比亚的报告。如果这些事件并不构成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也许“和平”和“安全”二词就失去它们的含义了。

115. 安理会有责任采取坚决行动以维护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无论大国或小国的领土完整。这个事件进一步说明了为什么南非政权必须立即撤离纳米比亚领土，因为种族隔离政权正在利用这一领土对非洲主权国家进行侵略。

116. 主席：我十分感谢尼日利亚代表在发言中对我所表示的盛情。这些话体现了他所特有的宽厚。

117. 我已获悉，另有两个非非洲国家，即牙买加和印度，在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封信上签了字。

118. 普拉特先生(塞拉利昂)：我们全神贯注地听取了赞比亚的控诉，也听取了南非所作的解释。南非马勒先生的解释是：他不承认南非在我们所说的那个时候侵犯了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他说，南非在以前几次确实侵犯了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过，由于边境线走向的状态，以及飞机在卡普里维地带起飞和着陆的需要，所以侵犯是不可避免的。

119. 马勒先生接着说，为了保卫被他叫做西南非洲的纳米比亚的人民和保卫南非，就有必要采取一些可能侵犯邻国主权的行动。随后，他谈到镇压恐怖分子的问题。

120. 我们必须停一停，明确一下这些恐怖分子到底是谁。马勒先生并没有暗示他们是赞比亚人。他只不过给我们留下了这些恐怖分子是纳米比亚人的印象。关于这一点我过一会还要谈到。

121. 他接着说，南非报纸上的某些文章或报道已经被否定；因而，给我们的印象是，他要我们相信南非国内流行的宣传工具是不可靠的，而在南非以外的宣传工具，例如他惯常引用的《纽约时报》或伦敦《泰晤士报》，却可靠得多。那么，从这个解释里面，我们能得到什么结论呢？对我说来，我得到以下的结论。

122. 首先，南非已经承认有侵犯赞比亚领土完整的行为。我们有一方的控诉；我们有一方的答辩。应该由我们来决定相信谁的话。赞比亚说，南非曾多次进行侵犯，以十月五日的事件达到最高点。南非说，“是的，我们侵犯过的，但不是在十月五日。”应该由我们来决定相信谁的话。

123. 其次，南非承认，由于恐怖分子在西南非洲的活动而发生了那些“必要的”侵犯行为。我用的是他自己说的话。

124. 现在，我们听人说起了恐怖分子；我们听

到了承认侵犯领土主权的行为；我们又听到了否认，并不是否认沃斯特先生所说的话，而是否认对他的话的解释；同时，这些发言都是关系到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对于这些侵犯行为确实是属于宪章第二十四条条款含义之内的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一点还能有任何怀疑吗？即使按照南非的解释，我也确信是这样的。

125. 这些侵犯行为构成对独立国家事务的干涉，并且，如我们在赞比亚的控诉中所听到的，这种侵犯行为以及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如果继续下去，赞比亚有充分准备进行反击。

126. 我们即使很简略地研究一下马勒先生的解释，也可以发现那是完全不可靠的，完全没有实质内容的。虽然我还没有看到他的发言的逐字记录，我可以研究一下他所作的几点辩解。这几点是他要我们相信的。

127. 让我们谈一下地雷的问题。从马勒先生的发言看来，似乎有两个地雷：一个在四日爆炸，一个在五日爆炸。他给我们的印象是，有两个地雷，只有两个。如果他告诉我们的是真实情况，那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是不是在四日只有一个地雷爆炸，在五日也只有一个地雷爆炸呢？从人们在报纸上看到的报道——虽然我们面前没有这些报道——看来，四日不只一个地雷爆炸，五日也不只一个地雷爆炸。确实，马勒先生自己说过，由于四日的爆炸，南非政府不得不派遣南非警察部队人员去作进一步的调查，看来，就在这个时候，其中的一人不幸牺牲了性命。

128. 那么，是不是只有一个地雷呢？南非的派遣部队有没有发现其他地雷呢？这些地雷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谁制造的？是不是恐怖分子制造的？是不是在赞比亚制造的？

129. 当我谈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不久以前我们曾收到塞内加尔的控诉，指出一个北约组织国家葡萄牙曾在塞内加尔土地上埋设地雷，炸死了塞内加尔的公民。我们现在从南非代表口中听到，在卡普里维地带西南非洲和赞比亚接壤地方曾经埋设地雷。是谁埋设的？对我国代表团说来，答案是清楚的：这是南非人自己埋设的——不是恐怖分子；不是

赞比亚人。法西斯政权为了保持他们不应控制的领土，在其活动中有一个共同的手段，正在全非洲各地普遍使用。看来很明显，这是一个自作自受的问题。

130. 马勒先生发言中需要澄清的第二点就是有四个人的脚印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觉得没有任何误解。关于这些脚印，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材料，那是很好的。首先，卡普里维地带的那一地区是不是沙漠地？是不是泥泞的荒地？根据我的了解，这一地区是硬土。现在，在世界的那一块地方并不是雨季。如果是雨季，在那里还有可能找到湿土，可以保留脚印。可是现在那里并不是雨季。那里是硬土地区。在那个地区，根据马勒先生自己所说，在爆炸之前南非警察部队曾经行驶车辆。

131. 那么，在谈到这样一个地区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指望有人对我们说那里有四个脚印，或者四个人的脚印——甚至说，看到这些脚印是从一个方向来，而同样的脚印又向另一个方向去的呢？我猜想南非的队伍中，大概有脚印的显微分析专家吧！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还未能得到更多的材料。

132. 那么，即使说那里有脚印，我们还面临着第二个问题：这些脚印是不是并排着的，这才能断定那里有四个人。难道恐怖分子埋设地雷时，其惯例是四个人并排着向同一个方向走，以便留下脚印来；然后四个人再向另一个方向并排着走的吗？如果我们用邱吉尔的话来说，这可以说是我们听到的南非声明中的“措辞失真”。

133. 其次，仍旧是脚印的问题，我们还没有听到说从赞比亚边境到那个地区的距离是多远。是几码、几公里、还是几英里远，使南非当局能够随着这四个并排脚印的踪迹而断定脚印是走向赞比亚的呢？我们没有关于地雷爆炸地点到赞比亚边境的距离的资料，可是有人却要我们相信这些脚印是向赞比亚边境走去的。

134. 我以前说过，我们听到一个人提出控诉，而另一个人试图答辩。从后者来说，显然，这答辩是没有实质内容的。而且，那个答辩说，在十月四日有一个地雷爆炸，而次日，十月五日，又有一个地雷爆炸：两个不同的日子。马勒先生是不是要我们相信，

在十月四日埋设了一批地雷，而随后于十月四日晚上或十月五日早晨又埋设了一批地雷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可否请他稍为给我们多谈一谈南非警察在那一地区的巡逻戒备的程度如何呢？南非人自己承认那是个纠纷地区。

135. 前些日子，马勒先生试图给我们这样的印象，即纳米比亚人在南非统治下是快乐的。今天他第一次对我们承认有纳米比亚的恐怖分子。我猜想这些纳米比亚的恐怖分子不是纳米比亚人，纳米比亚人在南非统治下是满意和快乐的。否则，我们怎么能够使明显的矛盾调和起来呢？

136. 其次，马勒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曾经辩解，西南非洲问题——或者纳米比亚问题，并不是对和平的威胁。现在，我听到他对我们说，南非政府的政策干脆就是暴力政策和消灭恐怖分子和其他威胁南非和西南非洲和平的人们的政策。实际上，他承认了在那个地区的局势是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

137. 但是，这还不是为什么我也许欢迎马勒先生发言的唯一理由。南非为了什么目的才前来对赞比亚的控诉进行答辩并参加这一次辩论呢？南非一直说，联合国对纳米比亚没有管辖权。南非一直说，它对纳米比亚有无可争辩的控制权和行政管理权。南非一直说，联合国——包括南非在联合国中的朋友——和它的机构根本没有理由干涉南非的委任统治。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南非终于派它的外交部长前来联合国的一个机构，表示南非盼望联合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采取某种行动，由于赞比亚的控诉而产生的某种行动。这种行动包含着这个意思，即，南非正在改变主意转而承认联合国毕竟对纳米比亚还有些控制权力。

138. 安全理事会应该接受南非的挑战，指示南非立即停止对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即使是因飞机着陆的需要也不能例外。不久以前联合王国和西班牙之间对直布罗陀毕竟有过一些争执。那个航空走廊确实非常狭窄，但是，就我们所知，联合王国从来没有利用走廊的狭窄去侵犯西班牙的领土完整。南非应该学习这种可贵的榜样。

139. 安全理事会还应当指示南非：为了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它应当撤离纳米比亚。

140. 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必须刻不容缓地加以注意。我们看到南非总理沃斯特先生指示他的外交部长马勒先生不要否认据说是他所做的声明，但是要否认他自己国内的报纸对他的声明的解释。他并没有否认他作过这些声明。

141. 因此，安全理事会应当得出它自己的结论：该相信谁的话。既然一位总理对他自己的忠诚的报纸的可靠性会加以攻击，难道我们还怀疑他对攻击他心爱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国家的领土完整不会侵犯吗？

142. 主席：我得悉，博茨瓦纳也是我早些时候提到的那封信的签字国。

143. 我还收到几内亚代表的一封信，他要求我们请他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和过去的惯例，经安理会同意，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谅解：当要求他参加辩论的时候，他将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A. 杜尔先生(几内亚)在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144. 法拉赫先生(索马里)：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各种不同的讲台上反复强调过：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及其已采取的具体措施，严重妨碍联合国在南部非洲同南非比邻的殖民地上实现其宗旨，并且对非洲独立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145. 我国代表团一直认为，南部非洲的一些问题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并一直认为，联合国应该以协调的行动计划来处理这些问题。

146.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五日至九日，非洲统一组织第三届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秘书长曾在会上发言。如今以秘书长的发言为背景来考虑赞比亚政府对南非武装部队侵犯赞比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控诉，不能算离题。秘书长在讲到南部非洲形势时说：

“正如我多次说过的，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含有既是地理上的，又是实质性的共同因素。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都要求我们寻找途径，消除人为的、古老的和不公平的束缚，这些束缚由少数

人强加给多数人，牺牲了多数人的人权和政治权利，而这种权利，在世界上几乎到处都得到承认和维护。动机会不同。目前的不公平状态也许是某些人害怕变革引起的，还可能是另一些人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态度造成的。但其结果是一样的。少数人擅取大权，不许多数人实现自决权，也不让他们享受基本自由。少数人取得这种地位，纯粹是靠人为的和霸道的手段，而且越来越依靠使用他们单方面容易获得的现代武器，或以此来威胁。在采取这种手段的同时，少数人不可避免地要挑起种族斗争并制造暴力所带来的紧张局势、相互猜忌和敌对情绪。

“我认为：在最近的将来，非洲国家及其领导人，不仅对他们大陆的和平，而且对世界和平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考虑这些问题及其共同的、根本而全面的原因，并寻找解决的办法。毫无疑问，这些办法必须是彻底的，也必须是和平的；还必须能给整个国际社会提供它所需要的明确而强有力的指导，以便普遍地支持这些解决办法。”

147. 非洲领导人受敦促拟定的南部非洲问题的解决办法，终于有系统地写进了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卢萨卡宣言，^①该宣言已经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并由联合国大会认可。

148. 这个文件试图以尽可能简明的方式，向国际社会解释非洲国家对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的少数人统治问题的态度，以及非洲国家对那些拒不给予受其管辖而要求自决的各民族以自决权的人的态度。这些政策和措施，显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早已受到本组织的谴责。我们都知道，南非拒绝以卢萨卡宣言作为出发点，来解决彼此关联的南部非洲问题。因此，南部非洲形势继续恶化，我们发现，南部非洲每次出现爆炸性的局势，都是南非执行其一项或多项罪恶政策的结果。

149. 根据这种情况，我国代表团愿就赞比亚政

^①《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106，文件A/7754。

府的控诉及某些有关问题发表简短的意见。赞比亚控诉：十月五日，南非武装部队据称是为追逐纳米比亚民族主义分子而乘快艇和直升飞机进入赞比亚领土，侵犯了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控诉说：这些部队在赞比亚领土内逗留了一些时候，然后撤退到他们在卡普里维地带的军事基地。

150. 第二天，世界各地报纸广泛报道南非部队这次非法入侵的新闻。所有报纸都指出：武装部队是在沃斯特先生的直接命令下越过边界的。据伦敦《泰晤士报》说：沃斯特先生于十月五日下午“戏剧性地中断了比勒陀利亚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来宣布这次行动。伦敦《泰晤士报》接着引用沃斯特先生的话，说：“人们将记得，去年我在这个大会上说过，如果恐怖分子进入我国领土，袭击我国人民，我们保留追逐他们的权利，不管他们在哪里。”

151. 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自然要问自己：卡普里维地带在什么地方？它是连接纳米比亚和赞比亚西河的一个狭长地带，北部介于安哥拉和赞比亚之间，南邻博茨瓦纳。据说，使南非准军事警察部队遭受伤亡的地雷，埋在深入纳米比亚领土，距卡提马木利洛约五英里的地方。

152. 我脑子里很自然地产生一个问题：南非准军事部队在法律上不属南非管辖的领土而事实上是联合国的国际性领土上干什么？根据报告材料，这次事件牵涉的警察部队属于一个拥有三千多人的纵队，而南非武装部队在纳米比亚，特别是在这个战略地点集结，目的是要消灭纳米比亚解放力量的民族主义活动，封锁边境，不让任何人逃往邻近地区。

153. 近几年来，南非一直在纳米比亚集结大量军警，使用本组织会员国提供的武器、飞机以及其他军用装备，尽管安全理事会有禁运武器的强制要求。南非对这一事实毫不掩饰。我国代表团和其他亚非国家一道，多次提请注意在南部非洲发展的危险局势，并要求采取果断措施以控制和消除这种威胁。

154. 安理会在过去三年中，通过了六项决议，都肯定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是非法的。最近一项，第283(1970)号决议，比别的决议更进一步，它号召所有国家采取具体行动以强调南非留驻的非法性并维护

联合国的权威。根据本组织的决定，它有义务采取一项不可改变的行动步骤。现在，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直接负责，所有国家都有义务帮助该领土上的人民决定自己的命运。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大部分决议，都肯定纳米比亚人民有不可剥夺的自决权。

155. 但是，南非在该领土上的非法留驻，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真正的障碍。既然这样的非法留驻已受联合国斥责，既然联合国已经准许在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对这种非法行为开始某些行动，那就也得承认和接受这一事实：即纳米比亚人民自己起来抵抗非法占领的行动是合法的。

156.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回过来谈谈十月五日那次事件。当时南非武装部队正在纳米比亚的一个基地活动。他们本来无权呆在那个地方。世界各地，包括南非的报纸，广泛描述的那次事件，现在居然被南非政府否认，倒是有点奇怪。即使有人对世界各地的报纸异口同声指出南非有罪这一点有怀疑，我们还有受害国赞比亚的声明，证实南非武装部队侵犯了它的领空、主权和领土完整。

157. 赞比亚代表的声明指出他的政府所控诉的南非一系列侵略行为的可能的动机。人们都知道，卡翁达总统领导下的赞比亚政府所执行的自由主义的、开明的政策，是同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完全相反的。本组织知道南非政权过去对赞比亚的恐吓，也知道它企图争取赞比亚人民和政府同意它的观点，但没有成功。

158. 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和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近几年来都发出许多报告，一致指出在那个地区发展着的危险局势。南非被压迫的非白种人，已经开始有效地组织起来，成为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战斗队。在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同情的鼓舞下，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现在已经进入战斗阶段。今天，他们的组织、训练和武器，都有了改进。难怪南非当局胆战心惊；难怪反对他们非法留驻纳米比亚的纳米比亚解放运动的成功使他们遭到挫折。马勒先生在发言中把这些英勇的人民描绘成恐怖分子。对于在联合国的我们说来，他们是在我们监护之下的人。

159. 显然，南非部队和南非政策的失败，使赞

比亚成了替罪羊。南非挑选赞比亚作为可能采取惩罚行动的对象，因为它恰巧是那个地区最有影响最富庶的非洲国家，经得起南非的压力战术。

160. 同样，赞比亚正在受到压力，要它改变它在一项原则上的立场。依靠这个原则，赞比亚和在座的我们大家取得了独立和主权。那就是自决权的原则。

161.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应该处理这些问题：第一，安理会能用什么最好的方式使南非有效而迅速地撤出纳米比亚？第二，本组织能用什么最好的方式为纳米比亚人民尽责，以及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那里的人民反对南非武装镇压的斗争？第三，以什么方式劝使南非放弃其在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计划？最后，第四，本组织能以什么方式援助一个象赞比亚这样遭受南非政权侵略政策之害的会员国？

162. 我国代表团确信，安理会近十天来一直在进行的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辩论，将会解决头两个问题。过些日子，在恢复辩论种族隔离、葡管领土和南罗得西亚问题的时候，第三个问题无疑将受到安理会的注意。至于最后一个问题，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安理会应该以简单明了的方式，提请大家注意这个原则：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必须受到谴责；而且南非必须停止任何进一步的侵犯活动。

163.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主席先生，自从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位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发言，我愿向你表示祝贺。你在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确信，我们正在处理的、有历史意义的严重问题，在你明智的指导下，将得到恰当的解决。

164. 我还愿向离任主席，日本代表，表示感谢和赞赏。他以智慧、谦恭和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处理安全理事会的事务。他做的工作很出色。

165. 安理会今天听取了安全理事会前理事国赞比亚的代表姆旺加大使提出的赞比亚的控诉，我们和姆旺加大使曾进行过富有建设性的合作。我们还听了坦桑尼亚和布隆迪的外交部长、肯尼亚的常驻代表、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的外交部长，以及索马里的常驻

代表的发言。我们获悉有一封信支持赞比亚的控诉，该信由三十八个非洲会员国和六个非非洲会员国签署。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些共同签署国和发言人非常关心和重视赞比亚的控诉。

166. 对于这项控诉，我们要应付的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现象，这就是早经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反复谴责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现象。所以，当南非发言人马勒先生在安全理事会上起立回答赞比亚代表的问题，一开始就说我们应该撇开政治方面，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控诉本身的时候，他已经犯了第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应付的政治局势，离不开这一政治局势或控诉的思想基础、法律基础或道义基础。所以，由于我们认为马勒先生的出发点就是个错误，我们必须明白他的其他一切论点也就土崩瓦解了，因为这一切论点是谬误的，是以谬论为根据的。

167. 我没有必要太详细地揭露这种错误观点，因为在我前面的每一个发言人都已经谈到过它了。简单地说，就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谴责的种族隔离政权，以及早经国际法院咨询意见判为非法的南非非法留驻纳米比亚。所以，不管南非代表打算拿什么东西作为答辩或回答赞比亚代表的根据，都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些论据都已经受到了安全理事会本身、大会和国际法院的驳斥、推翻和拒绝。

168. 南非发言人答辩的非法根据说明一种不光彩的同盟和以下列各种形式表现的现象：南非的种族隔离，对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同南罗得西亚并在葡管领土上同葡萄牙的联盟或勾结。所有这些，毫无例外，因其残暴统治、压迫和否定人权，不时地受到我们安全理事会的谴责。因此，人们要求安理会强制执行自己的决议，使联合国宪章名副其实，使世界弱小国家的各族人民向安理会或大会寻求正义的时候具有信心。

169. 塞拉利昂的外交部长已详细论述了马勒先生代表南非政权的回答。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我愿意指出，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或忽视这一事实，即他是代表总理发言的，而这个总理只不过是个不肯改悔的纳粹分子。这是他的履历，这样的履历是不应该忘掉的。

170. 事实上，在他发言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感到他的话很可笑。例如，他提到，由于弯曲的河道边界，南非船只未经许可几次越过边界，还说南非飞机侵犯赞比亚领空是因为风向不利。谈到正在设法维护人权和联合国宪章原则的自由战士时，他就象害怕解放运动和自由战士的那种人通常所表现的那样，使用了我们在安理会已经几次听到过的“恐怖分子”这个词。但是我要澄清一点，马勒先生所说的“恐怖分子”，即我们所说的自由战士，实际上打的是联合国的战争。因为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南非留驻纳米比亚已经肯定是非法的；其中第 52 和 53 段，还肯定了自决权，所以那些“恐怖分子”并不是恐怖分子。他们实际上打的是联合国的战争，而联合国本身却没有能力打这场战争。

171. 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世界各地、亚洲和非洲，我们不难听到发生了捏造的或事先编造的事件，后来证明完全是假的，而战争的升级或先发制人的袭击就是根据这种假想发动起来的。现在已有相当大量的词汇可以用来描写这种行动。

172. 我愿意提请大家特别注意赞比亚大使控诉的第 20 条，其中有这样的话：

“一九七一年三月四日十六时左右，两个南非士兵步行进入赞比亚的卡提马木利洛。他们……打听赞比亚的准军事警察部队调动的情况。他们中一人被捕法办。他的同伙设法逃跑了。”

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马勒先生能够否认这个事实么？

173. 然后，第 23 条说明：

“在同一天，一九七一年五月九日，一艘登记号为 VASBYT 305034 的南非军用船只，在赞比亚西河的赞比亚一侧靠近塞谢克处被发现——南非陆军人员后来要求领回这只船，声称他们在所谓‘巡逻’期间，汽油用光了。”

这是南非当局自己认罪的非常确凿的证据，更不用提我们听到的马勒先生的认罪了。

174. 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大使以非常恰当的、有确实根据和动人的呼吁来结束他的控诉。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应该记住这个呼吁。他说：

“作为安理会的理事国，你们在国际社会中担任举足轻重的领导职位。对我们的事务，你们必须有勇气行使不但是最高的，而且是责任重大的职权。值得行使和维护的领导权，必须是真正的、负责的，而且符合被领导的人们的利益。你们的领导如果没有更为广泛的德政，就是残暴的领导，也就有愧于人类社会。”

我相信，这些话和联合国宪章完全一致，并使安全理事会议面临着它在这种严重局势中所担负的责任。

175. 布隆迪、塞拉利昂、索马里和我们叙利亚代表团响应赞比亚的号召，已经制定了一项决议草案 [S/10365]，现在由我很荣幸地代表它们提交安理会。同一切决议一样，它有提供事实的序言部分，其内容如下：

“业已收到文件 S/10352 内载赞比亚代表来函及文件 S/10364 内载四十七个会员国来函，

“备悉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第一五九〇次会议上就南非侵犯赞比亚主权、领空及领土完整所作的陈述，

“关心着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严肃地关注到这种性质的侵略行动严重破坏了邻近非洲独立国家的独立、和平与稳定，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一和第二项，意识到安理会的责任”。

可见，在这些序言段落里，我们就看到了有关一项控诉的事实陈述。这项控诉已经提交安全理事会，并已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它以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侵犯作主题，这种侵犯肯定应该引起安理会理事国的严重关注，并提醒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负的责任。

176. 这些侵略行为既经调查核实，我们便写成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如下：

“1. 谴责南非侵犯赞比亚的主权、领空和领土完整；

“2. 宣布这些侵犯行为是违背联合国宪章的；

“3. 要求南非充分尊重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立即停止一切侵犯行为；

“4. 复宣告倘南非拒绝遵守这项决议，安全理事会将再行集会依联合国宪章有关规定，考虑采取进一步适当的步骤或措施。”

这些执行部分的各段落是合乎逻辑地来源于序言部分的。必需的谴责，宣布这些侵略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要求南非尊重另一个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切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执行部分第4段是一个恰当的、合法的警告，要求南非不再重复其行为。

177. 这个决议草案已经送交秘书处，即将分发。共同提案国也希望安全理事会下一次开会时，对这个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178. 主席：我对叙利亚代表关于我执行主席职务的表现所讲的亲切的话表示感谢。我要特别感谢，因为这些话是我十分尊敬的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富有义气的朋友所讲的。

179. 伊斯拉埃利扬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全理事会对于由南非共和国和葡萄牙的政策所引起的关于非洲大陆局势的整整的一系列问题，还没有时间审议完毕时，议程上出现了赞比亚政府不得不提交安理会的又一个紧急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独立自主的非洲国家赞比亚的主权、领空和领土完整受到南非政府许多次武装侵犯的严重事件。

180. 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大使在这次安理会会议上发表的明确而有说服力的发言中，列举了一长列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南非种族主义分子对赞比亚及其人民继续进行的侵略活动。大家都知道，最近一次的侵略活动是发生在几天以前，十月五日这一天，南非武装部队侵入纳米比亚境内邻近卡普里维地带的赞比亚领土。这样，一个年轻的非洲独立国家赞比亚共和国，又成为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殖民主义政权侵略的受害者。南非共和国武装入侵赞比亚共和国领土没有被否认，而事实上已为南非共和国总理沃斯特本人所承认，这一点前面许多发言人都已经在这次会上指出了。同时，南非统治者正抓住各种类型的挑衅者所惯用的借口，说有某些恐怖主义分子进行了渗透。侵略者厚颜无耻地宣称，如果入侵的武装部队受到袭击，

他们就要进行“自卫”。换言之，一个侵入别国领土的侵略者蛮横地宣称，如果领土的主人，赞比亚人，试图对侵略者进行应有的抵抗，那么他将进行“自卫”。

181. 更蛮横无理的是，侵略者宣称，如果需要的话，将追击那些无中生有的恐怖分子直到赞比亚首都卢萨卡。

182. 在这里已经有人指出，现在正当安理会根据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审议大会和安理会早先所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解放问题的联合国决议的实施办法时，南非种族主义分子正在利用那个国际性领土作为基地，对非洲独立国家赞比亚进行侵略。这再一次表明，非洲统一组织的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第八届常会^①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83. 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它们在非洲大陆的先锋是南非、葡萄牙和南罗得西亚——对非洲国家进行直接侵略是无所忌惮的。殖民主义者对塞内加尔和几内亚共和国的侵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刚果人民共和国的侵略以及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侵略，使他们罪责难逃；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比绍）的非洲人民，继续进行他们的消耗战。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非白种人正处在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桎梏中。南非共和国正在非法地占领纳米比亚领土，并利用它对别国进行侵略活动。在纳米比亚东北部的卡普里维地区，在赞比亚的边境上，南非已经建立了一个具有简易飞机场和一个地对地火箭体系的军事基地。

184. 南非人从这些基地出发到赞比亚上空和另一非洲国家坦桑尼亚上空进行侦察飞行。关于转移注意力的军事行动的决定是在上述这些基地作出的，根据新闻报道，这种军事行动是由在赞比亚的南非人为了恐吓的目的而组织的。

185. 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南非在给罗得西亚陆军和空军提供补给方面，充当中间媒介的角色。葡萄牙除了从北约组织接受武器外，还通过南非获得武器。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三个殖民主义国家形成了一

^①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

个穷凶极恶的联盟，而这个联盟的主要伙伴，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组织成员国则给予支持。

186. 毫无疑问，南非尽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如果它确实被孤立，得不到外援的话，它仍然不能公然抗拒安理会、整个联合国和所有进步人类的要求。

187. 几乎没有任何必要列举更多的事实和数字来说明西方垄断集团在南非共和国和纳米比亚的利益，因为那是全世界都很了解的，并且也已经在不久前的一次安理会会议上提出过了。正如坦桑尼亚外交部长埃利纳温加先生在发言中很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那些继续跟南非大规模合作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必须断绝给侵略者，比勒陀利亚的种族主义、殖民政权的一切援助。

188. 我们完全同意非洲各国代表在安理会的最近会议上发言敦促安理会要求南非共和国的主要伙伴们严格遵守联合国和安理会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决议，以便剥夺对南非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的一切支援。

189. 苏联坚持不渝地赞成所有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的解放以及完全消灭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L.I. 勃列日涅夫在最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在提出党和国家为和平与国际合作而斗争的纲领时，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宣告，苏联赞成贯彻执行联合国关于消灭残余的殖民政权的决议，他还宣告，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应遭到普遍的谴责和抵制。

190. 苏联全心全意地支持大会和安理会关于南部非洲问题的决议，并始终如一地执行这些决议。现在的任务是要保证所有国家都执行这些决议，保证这些决议付诸实施，并且成为现实。

191.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认真地努力解决南非共和国侵略赞比亚的问题。为了和平与安全，为了尊重联合国宪章，应当谴责侵略者，应当根据他的罪行，给予适当惩罚，并应采取有效步骤，以防止再发生类似的侵略事件。

192. 就安理会而言，只有采取这样的处理方

法，才能符合人民委托给这个崇高权威机构行使的基本任务，即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193. 主席先生，我们十分注意地听取了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图迈赫大使的发言，并且研究了安理会四个理事国，即布隆迪、塞拉利昂、索马里和叙利亚所提出的决议草案；我高兴地宣告，苏联代表团支持这个决议草案以及在叙利亚大使所建议的时候把它付诸表决的提议。

194. 库瓦加先生(波兰)：主席先生，在进行我们的议程项目之前，我想对你就任安理会主席职位，简短地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衷心的祝贺。我跟你合作过两年，其中有三个月你曾任主席，这个经历使我能肯定地表示：在你的指引下，安理会成功地解决它所面临的问题，你也会以你独特的卓越才能主持会议。

195. 我还想祝贺我们的日本同事，他在九月份很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

196. 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议程项目。由于赞比亚的控诉，在非洲殖民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的罪行历史上，增加了新的一页：南非武装部队侵犯赞比亚领土。

197. 过去有一段时期，安理会在其议程中，曾列入一系列非洲国家提的项目。所有这些项目都有共同因素。

198. 第一个因素是非洲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势力继续存在着侵略性。我们还没有完成对纳米比亚局势的研究，在那里，南非这个罪犯坚持它的非法和顽固的态度，蔑视联合国以及国际法院咨询意见中所包括的国际社会的政治决定和法律公告；我们刚刚审查了另外两个殖民主义侵略的案件，并且研究了安理会派往塞内加尔和几内亚共和国的特派团的报告，这时又插入了一项新的侵略活动，即非洲独立国家赞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又一次受到了侵犯。在那些为了纳米比亚的解放已经在考虑采取具体措施以求最后实现道德的和法律的原则以及政治决定的人们看来，南非共和国所给予我们的竟然首先是，该国外长在本周早些时候〔第一五八九次会议〕的发言中所表示的断然否认，其次是今天他所作的一项很特别的答辩，声称

南非武装部队在所谓紧迫的权利下，如果遭遇袭击，就要进行自卫，这真是使人忍无可忍的事情。凭借并不是权利的权利——因为那只是紧迫的侵略概念，是普遍受到驳斥的——南非武装部队要在一个主权受到他们侵犯的主权国家里使用武力，如果该国要采取自卫措施以反抗外来侵略的话！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决不能接受，而是必须坚决拒绝并予以谴责。

199. 第二个因素是这些袭击的有计划的性质。我们知道这个问题的事实：葡萄牙对邻国的有计划的侵略活动。我们今天听到赞比亚代表姆旺加大使所作的发言。他所着重指出的这些新的侵略活动，由于安理会对侵略者的犹豫不决——安理会某些理事国的态度造成的犹豫不决——而增加其剧烈程度、频繁性和严重性，这些侵略活动对这个因素提供了新的证据。

200. 第三个共同因素是有计划地侵略非洲独立国家的政策的推广。殖民主义的逻辑认为对殖民占领下的人民进行侵略的政策必须推广到各独立国家。这种危险而不能允许的逻辑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已经在安理会反复地予以驳斥。特别不能允许的是，这些侵略活动是来自本身深受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之害的领土。我所指的领土是正在讨论的问题中的纳米比亚，以及其他两项议程中的几内亚(比绍)。

201. 第四个共同因素是这些有计划的侵略活动对非洲从而也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威胁。在所有我们的同事在这个议席上发言之后，尤其是在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外长发言之后，我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再作补充说明了。

202. 第五个因素是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从若干西方国家得到怂恿和援助——经济上、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我过去曾有机会指出过，这些国家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提供武器，使它们有计划地用来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现在则使它们同样有计划地用来反对非洲的独立国家；这样，这些西方国家就进一步庇护了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以致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来反对这样的罪恶制度。今天在这里的发言，特别是赞比亚姆旺加大使的发言，证实了这种论点仍然是有根据的。

203. 在今天的辩论中，我们已经细心地听取了

所有发言。特别是我们听到了姆旺加大使的严肃的发言，姆旺加大使同我结交已久，是我最尊敬的一位朋友。

204. 我国代表团所持的立场，跟我们对于人民争取解放、非洲独立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以及支援这些罪恶的受害者这些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是一致的。

205. 我们要支持安理会为了停止这种侵略行为而采取的任何措施，以及安理会关于解放纳米比亚和一切仍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国家的任何决议。对这个问题，我们赞成立即采取具体的有效的措施。

206. **主席：**我很感激库瓦加大使对我本人所说的亲切的话。他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他对我的信任，他的话使我感到荣幸。这些话是一位最可敬的大使，也是一位受到高度尊重的朋友说的。

207. 在我的名单上，下一个发言人是赞比亚代表，现在请他发言。

208. **姆旺加先生(赞比亚)：**我在这么晚的时刻发言，很抱歉，可是我认为根据南非外长所作的发言，我应该提出一些同现在审议的问题有关的意见。

209. 我国代表团以极大兴趣倾听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卫士马勒先生作为“他的主子的声音”所说的话。当我们提出了以正当的证明文件和事实为根据的控诉时，假若南非外长果真对南非占领军在国际性领土纳米比亚所进行的罪恶活动为该国表示认罪的话，那么我们是会感到惊奇的。马勒先生的发言甚至反而证实了我们的控诉，并且还表明了南非有侵略我们国家的意图。我对马勒先生这种不经请求主动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210. 我国在接近国际性领土纳米比亚的边境上没有任何空军基地。在赞比亚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之间没有战争。相反地，我们和他们多年来保持着传统的良好关系。问题是在于，也一向是在于马勒先生在这里所代表的南非占领军。

211. 我们为从南非政权的压迫和暴行下逃跑出来的人民在赞比亚设有难民营。我们根据国际法有义

务接纳由于受政治的或其他的迫害而离开他们国家的难民。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对国际社会负有责任，并且我们将继续认真地履行这种责任。

212. 南非外长任意避而不答我在发言中所提的具体控诉，这一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了。马勒先生承认南非飞机曾经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完整。他还进一步说：“至于飞机的问题，〔侵犯事件〕是由于风向的原因，飞机在正常的起飞和着陆的过程中，不得不越过边界。”

213. 我说过，南非的侵犯还包括直升飞机，而南非直升飞机侵犯赞比亚的领土完整的原因仅仅在于

马勒先生所说的“作为边界线的河流是曲折的”，这真是太可笑了。

214. 因此，我们拒绝马勒先生的全部发言，认为它很拙劣，不值得认真考虑。它显然是打算供南非国内使用的。我们进一步最坚决地拒绝马勒先生对我们发言的反对。我们希望安理会将无比蔑视地拒绝考虑马勒先生的发言。

215. **主席：**在发言人名单上已经没有别的人了，因此我打算休会。如安理会同意，我打算在星期一下午四时召开下次会议，继续审议赞比亚的控诉。

下午七时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